

骨肉情

别让父母
“怕”我们

□青衫

当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,父母老了。回头想想那些浓情岁月,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对父母的感激之情,我们有义务让父母的晚年生活幸福、安详。

我们小的时候,父母为我们操碎了心,怕我们冷,也怕我们热,怕我们被人欺,也怕我们闯出祸。如今他们老了,依然“怕”我们,怕给我们添麻烦、怕我们嫌他们啰嗦,甚至怕我们不回家。女作家张爱玲有一篇小说《十八春》我很喜欢,其中有句话令我记忆深刻:人老了,不知为什么,总有些怕自己的儿女。好多年前读起来没有太多的感触,而今重新回味,才明白这里的“怕”,有依赖、讨好、不愿争执、不愿添麻烦的意思,我心里略有辛酸。

我和父母住在同一座城市里,距离不远,但是因为家务和工作的繁忙,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,所以回到家里,尽量帮父母多干些活儿。可常常是回到家里,发现玻璃是亮堂的、灶台是洁净如新的、床单衣物都洗得干干净净的,而且这些活儿往往都是我回家的前一两天才干完的。我心疼父母,就埋怨他们:“等我回来收拾嘛!”父母憨笑着说:“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,你一天到晚也挺累的。”

添麻烦?女儿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怎么能是麻烦呢。后来我反思,是不是自己在父母面前常常抱怨累、忙,被父母记在了心上?

同事小郭曾经总是埋怨母亲唠叨。在家里唠叨不算,在她上班的时候,也常常打电话,小郭说真不想接母亲的电话。几个月前,小郭说母亲终于不再唠叨了,不再对着电视节目评头论足,不再盯着她和老爸指手画脚。小郭好奇地问母亲,怎么话少了?母亲微微一笑:“怕你嫌我唠叨,我就少说。”一个星期前,小郭的母亲忽然患上了脑血栓,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落下明显的后遗症。如今的小郭变得沉闷了许多,她说医生告诉她,母亲病前的沉默,是中风的前兆。怪自己不懂医学常识,害了母亲。如今小郭每天都哄着母亲说话、逗她开心,把她当作小孩子,她多希望母亲和以前一样唠唠叨叨啊。

小郭以前不爱回家,就是怕父母唠叨个没完。和小郭一样的,还有很多人。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,一对老夫妻为了让儿女常回家,设立了一个“回家奖”,儿女每回家一次,就能得到百元以上的现金。看过一个公益广告,节日里儿女们轮番打电话说不回家,剩下孤单的母亲独自发呆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害怕我们不回家?我们总以为自己做得很好,打个电话问候一声、给父母些零花钱,忙碌中我们追求着那些所谓的快乐,唯独忘记了陪伴父母。

我曾说母亲不懂得保养身体,母亲就坚持每天健身做运动,怕自己得病拖累我;父亲怕我说他健忘,丢三落四的事儿从不告诉我。不要苛责年迈的父母,就像他们不曾苛责我们儿时的顽皮和不懂事,在父母面前,不妨“神话”一下自己:没有什么事能难住我!让他们从心里感觉到我们已经是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。

父母老了,他们忘记了很多事,却从没有忘记过爱我们。别再让父母“怕”我们,做起来其实很简单,就是常回家看看,多几分关心和细心而已。

晨练
许丛军

祖孙情

家有小暖男

□费伟华

我家还在上幼儿园的孙子在小区里人气很旺,见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,他都要打个招呼,俨然是一个小暖男。

孙子从小就由我和老伴带着。老伴“口口相传”的方法,看似简单,却十分管用。在潜移默化之中,渐渐地使孙子成了小暖男。

孙子学会说话后,不管是有人到我家来,还是孙子出去碰到熟人,奶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根据对方不同的年龄,教孙子主动去称呼对方。于是,“见人要叫,对人要有礼

貌”,就成了孙子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在奶奶的启蒙下,孙子见到年纪大的人,就“爷爷奶奶”叫得应天响。见到年轻的,则“叔叔阿姨”不离口……时间长了,孙子就常常面带笑容,有了一张开口叫人的“甜嘴”。

在家里,奶奶帮助孙子前,总要先对着孙子来一句:“怎么说?”孙子规规矩矩地回答:“谢谢奶奶!”然后,奶奶才开始为孙子做事。有时,孙子为奶奶做了些小事,奶奶也会说一声:“谢谢!”孙子接着会回敬一句:“不客气!”慢慢地,“谢谢”两个字也成了孙子的

口头禅。

在孙子很小的时候,奶奶就对他说了:“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。”吃完东西有垃圾时,奶奶就要求孙子放到垃圾桶里去。做家务时,也经常带着孙子一起干。稍大后,只要看到垃圾,孙子就会把它清理到垃圾桶里。

在奶奶“口口相传”调教下,孙子渐渐养成了好习惯。看到孙子欢颜笑语、礼貌待人的神态,乖巧机灵、有模有样干活的样子,汗流浹背、欢快奔跑的身影,我和老伴打心眼儿里为小暖男感到高兴。

父子情

父亲的背影

□张以进

初冬的一个上午,我去单位上班。来到电梯门口,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穿着半旧的羽绒衣、灰色长裤,手上拎着一只装满东西的大编织袋。老人的脸上淌着汗,内衣襟已经被汗水湿透,正看着上上下下的电梯发呆。

看着不知所措的老人,我走上前去:“大叔,您找谁?”

“找我儿子。”老人擦着脸上的汗水说。

“你儿子是?”

“金子。”

我一愣,金子也许是他儿子的小名。在老人口中说出来是那么自然。突然,我想到单位里有个同事的名字后面确实有个金字。我把名字一说,老人咧嘴笑了:“他就是。”

金的办公室在8楼,我连忙帮老人把那只大编织袋拖进电梯里。我特意用手拎了拎,估摸有五六十斤重。

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,金还没到办公室,老人就在楼梯上坐了下来。

看着胡子拉碴的老人,我给他端了一杯茶水。老人接过茶水连声道谢,和我攀谈起来。他说有三个儿子,都是大学生。两个已经在省城安家落户,最小的儿子在这里上班。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,种点粮、种点菜。这不,芋头、玉米、豇豆……家里都吃不完,他就给儿子送来了。

“儿子都有出息了,你们也可以来城里呀。”我劝慰老人。

“城里过不惯呀。去年到省城住了一个多月,出门花钱,进门也花钱。”老人顿了顿,接着说,“乡下虽然冷清一点,但是有乡里乡亲帮衬,日子过得舒坦着呢。”

“能过舒坦日子就好。”我应和着:“大爷,今天起得早吧?”

“是早了一点。”老人点了点头。“早上4点多钟就起来了,先去田里摘豇豆和玉米,又到地里挖了芋头、拔了青菜,然后坐公共汽车来城里。转了几趟公交车,到这里7点多了。”

“爸,你怎么来了?”金从电梯里走

出来。看到父亲,连忙把老人让进办公室。办公室的门开着,他们父子俩的对话清晰地传了过来。

金说:“你来城里给我打个电话,我会来接您的。再说,上次拿来的蔬菜还没吃完呢。”

老人低声说:“我怕你们忙着呢。蔬菜吃不掉,可以分些给邻居和同事啊。”

不一会儿,老人从金的办公室走出来。金说:“爸,我送您回去吧。”老人摇了摇头:“没事。你忙你的,带着东西我都能来,空手回去就方便多了。”

老人说完,沿着楼梯往下走了,留给我一个蹒跚的背影。

金父亲的背影就这样像刀刻斧凿一般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因为我的老家也曾有我年迈的父亲,他也经常隔三岔五地会来一趟县城,让我想不到的,几年前他突然离世,留给我的也是这样让我永远难忘的背影。